

战争废墟上的 少年时代

—— 我是战灾流浪儿

[日]吉岡源治 著

王松林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战争废墟上的少年时代

——我是战灾流浪儿

[日]吉岡源治 著
王松林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废墟上的少年时代:我是战灾流浪儿/[日]吉冈源治著;王松林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7

ISBN 7-5059-2568-7

I.战… II.①吉…②王… III.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2346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01-96-1413 号

书 名	战争废墟上的少年时代 ——我是战灾流浪儿
作 者	[日]吉冈源治 著 王松林 译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责任编辑	戴 东
责任校对	甘星光
责任印制	胡元义
排 版	中国文联印刷厂
印 刷	河北阜城县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32
字 数	139 千字
印 张	6.5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7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2568-7/I·1901
定 价	12.9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目 录

第一章	被战争捉弄的命运.....	(1)
第二章	败战前后	(20)
第三章	暂短的平安	(43)
第四章	我的流浪生活	(72)
第五章	在横滨美军基地	(94)
第六章	爸爸的死·与哥哥的重逢.....	(113)
第七章	不祥之兆.....	(131)
第八章	再次流浪的日子.....	(154)
第九章	青春纪念碑.....	(178)
第十章	我的奋斗记.....	(197)

第一章 被战争捉弄的命运

我于1932年3月出生于东京荏原区，1947年3月，这一地区被划分到东京都品川区。那个时候，只要你提起是在“桐谷火葬场附近”，人们一下儿就清楚是哪儿了。

根据我手头的一本《江户东京地名事典》记载，由于这一带在住户尚少的时候，尤如浓雾笼罩的深山一般，所以被称为“雾谷”，不知什么时候，“雾”字变成了“桐”字。过去，这一带就像我们看到的水墨画一样，是一个山峦重叠、浓雾环绕于树林之中的未开发的地带。在这块地方有明治初期日本首次建造的位于山手线大崎火车站东口的屠宰场旧址，以及铃森刑场，是个土里土气没有人愿住的地方。

我小的时候，社会还不那么开化。我常常和那些淘气的孩子一起到五反田山上去玩。整个山上都长满了竹子，这竹子就是荏原郡户越村的特产。此外，我们还到马入一带那个被称为九十九谷的山间小湖中去钓鱼。

我们的住家荏原町一丁目恰好在桐谷火葬场南边的坡儿上，大约距火葬场只有300米，因此，每到刮北风的季节，带着油脂味儿的黑烟顺着风向一下子全刮到了我们住的地方。附近的居民当看到烟囱冒出的黑烟变白时，常常会双手合掌，好像在祈祷被火化的人成佛。

初次到这儿来的人，由于季节风的原因，强烈的蛋白质焦臭味常常会使他们皱起眉头。然而，对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孩子来说，已习以为常了。

我们这些住在火葬场附近的孩子，看到火葬场大烟囱顶端的铁丝网，不理解是干什么用的，就匆匆跑去问大人，大人回答说，那是为了防止死人的“恶魂”跑出来给街上的人找麻烦用的。

每年一到春天，目蒲线不动前火车站附近的旧制私立中学都要召开运动会，我常常和比我大七岁的哥哥宗一跑去观看。当我们从家出来下了坡儿，经过火葬场那条横马路时，都要屏住呼吸，捂着耳朵溜烟儿从那儿跑过去，当估计跑得差不多远的时候，就放开耳朵，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有时还会听到“咣”的吓人的一声，我们就继续往前跑。据说，如果吸进火葬场的空气就会被死神缠住。

到了夏天，我们也会壮着胆子到火葬场的树围墙里去抓“青大将”，我们抓住这种蛇的尾巴抡来抡去，然后使劲儿在地上摔，当看到蛇的肚皮朝上不能动弹时，我们这些淘气的孩子趁蛇的“恶魂”尚未缠住我们的时候，赶紧把大拇指和食指收拢起来，吐上几口唾沫，然后口念咒语，最后争先恐后地跑回家去。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一种残酷的游戏。

每当去学校来回的路上遇到灵车时，我们都会赶紧把大拇指握在手心里，我们相信如果不这样做自己的父母就会早死。如果说我们这些孩子从小就是面对死的恐怖长大的则一点儿也不过分。我们简直不敢想象自己的哪一位家人死了，然后被送去烧掉这样的事，那简直太可怕了。于是，我们把从大人那儿学来的咒语做为我们的自卫手段。

我至今也搞不清楚父母结婚后为什么要在荏原这个地方建立家庭。

小的时候，曾经和爸爸到他的老家去过一次，那是西多摩郡青梅地区的一个大农家。屋子里有根大黑柱子，柱子上挂着好几杆猎枪。我还记得有一把大折刀，是用来劈烧洗澡水木柴用的。

爸爸有兄妹八个，他是最小的一个。我曾听说他从年轻的时候就离家到朝鲜去做工了，也许是他没有上过什么学的原因吧，年轻时就开始干力气活儿。我不知道他在外面干了多少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的国。总之，在他的右腿肚子上有一个毛桃大小的疤痕，也许这就是在外干活儿时留下的吧。

妈妈出生于北多摩郡泊江农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她是最小的一个。据说泊江这个地方是由古代朝鲜半岛的百济、新罗、高句丽流亡过来，归化的朝鲜人聚集发展形成的。我不知道妈妈的家是否带有归化人的血缘。此外，爸爸到朝鲜去做工与和妈妈结婚有何关系，至今我还蒙在鼓里。

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生妹妹的时候，父亲已经 50 岁了，当时日本的平均寿命男子是 46.92 岁，女子是 49.63 岁。由此可见，爸爸是在超过当时日本人生命的平均年龄时生我妹妹的。

父母结婚的原委姑且不论，总之，他们是在姐姐生下两个月前搬到荏原郡平冢村的。也许在这个地方能落住脚与爸爸的工作有些关系吧。爸爸武平是街道工厂的车工，手艺很不错。好像从年轻时他就做为一名流浪工匠到各地工厂去做工，渐渐地耽误了婚期。打从和妈妈在一起时开始，爸爸就

开始较固定在荏原的工厂做工了。

不管父母是否晚婚，对我来说这无关紧要。总之，我们一家六口人生活在我们这个家庭相适应的土地上，过着平静的生活。每当春天一到，全家就一起到多摩川去赏花。我和妹妹沿着河边追逐青鳞鱼，追累了就一块儿跑到河堤上摘山蒜和蒲公英。

爸爸对他晚年得到的小女儿倍加疼爱，对我来说这倒是件好事，我可以因此而垄断妈妈的爱，就像是一个永远也不会断奶的孩子。姐姐文子看上去好像对任何新事物都很喜欢，实际上是一个老实、古板的女子。她喜欢书法，总是拿着笔在写些什么。哥哥宗一不论从哪儿说都是个性格内向的人，总是把自己一个人闷在屋里看些“江户川乱步”之类的书。

我们相信明天和今天一样，日子总会是这样一天天地下去，在被晚霞染红的天空下，妈妈用水为我们冲澡。每月八日，附近目黑那个地方有不动明王的庙会，我们在额头和后脖梗子上写上“不知流汗”几个白字去逛庙会。到了摆摊儿的那里就死乞白赖地让大人给买吃的，什么鸡素烧啦，炸肉串啦，多少钱记不清了，不过炸肉串我还记得是一串五十钱。

我们这个镇上最值得自豪的是十字街头的地藏佛、白亚礼堂和星药专科大学的圆顶大礼堂，还有一个白色的大高烟囱。我上学念书的中原国民学校就建在星药专的旁边，中间只隔着一条路，路的两旁种着樱花树。

我家离学校只有四五分钟的路。每天上学的时候总是和那些淘气的同学们一起，迈着步子，故意把书包弄得稀里哗啦地乱响，我们用眼睛瞄着大烟囱的最高处从星药专围墙边上的路跑过。跑着跑着就会产生一种错觉，感到烟囱要向这

边倒下来，害怕了就赶快把眼睛闭上，最后干脆把头转向别处。我们觉得这样做挺好玩，来回的路上都是这样。

在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也就是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伴随着雄壮的军舰进行曲的旋律，收音机里传来大本营发布的攻击夏威夷珍珠港的战报。听了这一消息，连我们这些孩子都很振奋。

镇上几乎每天都有提着灯笼的游行队伍，人们兴高采烈地高呼着“胜利、胜利”，孩子们玩的是军棋和模仿水雷艇的游戏，有些孩子一起把自行车当成飞机玩模仿空战的游戏。他们饶有兴趣地玩着。当我们穿着弄脏的衣服坐在饭桌旁一边吃饭一边听着妈妈的训斥时，远方南太平洋上主宰日本命运的“齿轮”已开始出现异常。日本好景不长，开战刚刚半年的1942年6月，号称天下无敌的海军机动部队在中途岛海战中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以后，日本的形势急转直落，一直朝着战败的路上滑了下去。1943年4月，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战死，同年5月阿图岛惨败，7月日军被迫从基斯卡岛撤退，9月又不得不将战线从马里亚纳、加罗林群岛、新几内亚岛向后撤退。此时，日本已蒙上战败的色彩，到了11月，马金岛和塔拉瓦岛的守备部队被全歼。

自从美军夺取了制海权后，战争的阴影开始侵蚀平常百姓的幸福家庭。与大陆国家不同的是，对日本这样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来说，海上交通线从古至今都是一条生命线，一旦将海上运输切断，国民立刻就会陷入饥饿，军需物资也无法运来，甚至战争也将无法继续。

到了战败色彩最浓厚的1944年，我们的中原国民小学的修学旅行也停止了，学生开始疏散。学校动员三至六年级的

学生疏散到亲朋好友那里，没有亲朋好友的可以申请保护，由学校安排集体疏散，被疏散的学生在疏散地的学校或当地的寺庙里上课。人们吃粗茶淡饭度日，干的是不习惯的农活儿。此外，由于空袭很多人失去了亲人，有的无家可归。

这年，国民小学毕业的我又进入了一所二年制的高级小学学习。学校座落在横穿户越银座街的坡儿上。事实上，此时已谈不上学习了，我们被动员到品川区大井町的日本光学工厂去当学徒，每天从早晨8点到下午3点，在工厂生产潜望镜镜片。生产方法是在一个耐火砖制成的容器中放入碎玻璃，然后用一个大电炉把碎玻璃加热熔化。我们干活时经常响起空袭警报，每当警报响起时，我们就从相当于四层楼高的厂房跑到院子里的防空壕避难。但事实上并未有什么轰炸，经常是一二架美军的B29重型轰炸机闪耀着银色的翅膀，拉着烟从一万多米高的空中向品川那边海上飞去。

当时，日本男子人口中的60.9%都被赶去当了兵，在“圣战”的名义下，国内工作的人不论男女也都被动员到军需工厂做工。从一般家庭妇女到我们这样高级小学的学生，从酒店的老板到小伙计，甚至连花匠也都统统被动员到飞机、坦克制造厂去帮工。

商店街的东西消失了，一切物资都被政府管制起来。大米实行配给，11岁到60岁的男人每人每天330克，女子300克。战前的1940年9月形成的称做“邻组”的组织，除了负责发放配给粮外，还负责防空、防火，交售粮食，以及动员消化公债等。人们到处传唱着一首专门为“邻组”所做的歌。

每当政府按照当地人口数下发的配给到来后，“邻组”的组长就去通知大伙儿蔬菜或白薯发下来了，然后招集所管辖

区的人到自己家集中，发放配给。平时还要进行防空演习和竹扎枪训练。那些因病或家中有老人不能参加训练的家庭成员往往受到别人投以的“白眼”，总感到抬不起头来。随着南方战况的恶化，运输船时常沉没，粮食经常运不进来。因此，不管政府的纲领或制度如何，重要的物资运不进来也就成了大水围城，此时也只能一点点地消费国内储备的粮食。那时，能给孩子们吃的甜食也只有白薯或香蕉干等。

虽然实行大米配给，但供应却经常推迟，好不容易盼到配给日，到手的也只是麦子或碎挂面。像肥皂、火柴这类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全无，人们把米糠装入袋中代替肥皂，用蘸有硫黄的引火木条来代替火柴。

1943年11月，政府颁布了关于东京都做为帝都重要地带的疏散计划，事实上是防止因空袭引发的火灾。为了保护那些重要的军需工厂，决定在东京制造一条防火带，强制附近的居民迁移。第二年的1月26日，东京、名古屋首次发出了迁移令。

1944年6月，美军在塞班岛登陆，全歼了岛上的日军守备队，岛上建立了美国空军基地。从这一年11月开始，日本全国开始被真正纳入B29重型轰炸机的攻击范围。

我家的前面是个铁工厂，最终还是接到了“立即迁移”的命令。附近三十多户居民也都在1944年秋天，不管愿意与否，为了“国家利益”统统将原有的住房拆掉了。我们全家和这些人一起搬到目蒲线的武藏小山车站前的商店街里的空房住了下来。

据说，这条商店街的人由于战争激化，生意已无法经营。这些生意人既不会开动机器又不懂技术，又不愿被征用到煤

矿去做苦力，因此在所谓的“国策移民”动员下，于1944年4月26日携家带口地被送往满洲加入了开拓团。据说，成立开拓团的目地是为了增收粮食。

提起武藏小山商店街，曾是一条屈指可数的非常繁华的街道，即使在整个荏原区也是少有的。然而昔日的繁华已踪影全无，这里变得十分凄凉。唯一热闹一点的地方只有商店街一进口附近的澡堂子。至今我的耳边仿佛还能响起人们在寒风中为了取得一点热量，急促地小跑在石头路面上木屐发出的脚步声。

我们全家被安置在一家照相馆里，门上安装着整块的大玻璃，从马路上透过门玻璃看店堂一目了然。为了防止因炸弹爆炸的冲击波造成玻璃破碎后四处飞溅，在漂亮的玻璃门上贴上了和纸的纸带，但是一旦发生情况这东西能起多大作用简直令人怀疑。店堂内有八张席大小，进门的右侧是暗室，正面有一个拉门，打开拉门是一间六张席大小的房间，也许这间屋子就是照相馆看店人住的地方。打开这间屋子右边的拉门是一个通向厨房的走廊，走廊连接着通向二楼的楼梯。估计二层就是当时主人的寝室。寒冷的北风带着令人生畏的声响，从这间失去主人的寝室破窗户刮进来。

楼梯的下方是厕所，暗室的背面是这家的厨房。暗室的后墙上，由于长年受洗相液的侵蚀出现了一大块花斑，看上去像个妖怪，我和妹妹每次上厕所时都要和它走对脸，因此总是闭着眼睛跑到厕所里去。这家的店堂十分明亮，而住人的地方却很昏暗，白天必须开灯。到处都是令人讨厌的潮气味儿，使你感到这地方简直不是专门为人居住而建造的。就这样，我们一家四口人的生活最终还是选择了楼下的六张席

大小的房间。二楼的条件使人感到害怕，连上都不敢上去。

我们在荏原的住家被列入强制迁移对象的时候，爸爸刚刚迎来 60 寿辰。迁出令一到，他立即辞去了军需工厂的工作，在家里照顾长期患哮喘病卧床不起的妈妈。

1944 年春天，21 岁的姐姐经人介绍相了亲，不久就出嫁了。姐姐的婚姻带有半包办的性质。家里接到搬迁令的前不久，哥哥宗一到茨城县筑波航空队当兵去了。家里剩下的是年迈的父亲和病卧在床的母亲，以及 8 岁的妹妹和 12 岁的我。全家挤住在一起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依然每天从武藏小山出发，然后乘目蒲线再换乘大井町线到大井日本光学工厂做帮工，和旧制八中的学生一起生产潜望镜镜片。

妹妹的学校来人要让妹妹和学校的学生一起转移，爸爸死活不答应，他说：“要死我们全家人死在一起。”

那年头连健康人的食物都得不到基本保证，更谈不上满足病弱母亲的营养需要了，爸爸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将配给的大豆浸泡一夜后再把它煮烂，然后捣烂成浆状用来喂母亲。但仅靠这东西是无法挽救母亲那衰弱的身体的。由于营养不良，眼看着妈妈一天天消瘦下去。

在我们搬到照相馆不久的 1945 年 1 月 20 日，妈妈因营养不良而离开了人世。

就像蜡烛在烧尽的一瞬间会突然变得特别明亮一样，妈妈死前的精神状态特别的好。就在她去世前的那天晚上，长期卧床不起的妈妈突然提出要到澡堂子去洗澡。听了这话我们都很高兴，心想她的病一定是有所好转了。妈妈带着妹妹到商店街的澡堂子去了，爸爸想趁她俩回来前一定要做一些

好吃的东西来庆祝一下。爸爸把珍藏在家中的大米取了出来，烧好米饭后又炒了鸡蛋，等着妈妈和妹妹洗澡回来。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妈妈和妹妹回来了。妹妹一下子就闻到了香味儿，大叫了一声：“啊，是炒鸡蛋！”这是用珍藏了好长时间的猪油炒的菜。全家人高高兴兴地坐在饭桌旁，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四个人一起这样吃饭了。那一粒粒的白米饭宛如珍珠一般，我和妹妹一粒粒地慢慢地嚼着，品尝着它的味道。一家四口边吃边聊，话题很广。妈妈心情显得特别好，讲起我小时候的事来。

听妈妈说，生我的时候家不住在荏原町，而是住在一路之隔的户越的二楼。那时祖母和我们住在一起，家里还养着一只叫“黑子”的狗。在我呀呀学语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次，妈妈一眼没看住，我爬上了楼梯，当妈妈发现时，我已爬到了楼梯的顶端，在上面玩耍起来，妈妈的脸被吓得惨白，就要喊了出来。这时，祖母从边上跑了过来，一下儿捂住了妈妈的嘴，并打手势让她别喊。祖母悄悄地爬上楼梯，一下子从后面拦腰抱住了我，紧紧地贴着我的脸，一屁股坐在那里。祖母的眼睛里闪着泪花。妈妈说：多亏了你祖母。如果当时一喊，我肯定会因惊吓从楼梯上栽下来。这件事好像一直在对爸爸保密，他一边苦笑着一边听妈妈在那儿讲述。

祖母在我3岁的时候离开了人世。听了妈妈讲述，我仿佛又感觉到了祖母那温暖的手，心里热乎乎的。那天晚上，我决定跟妈妈睡在一起。

钻进被窝，我把冰凉的手脚都贴到了妈妈身上，一头扎到妈妈的怀里。妈妈的身上暖乎乎的，就像个暖水袋，也许

当年祖母的怀里也是这样。

寒冷的北风从二楼的破窗户刮了进来，我枕边的拉门被风吹得“嘎啦嘎啦”直响。

哥哥和姐姐现在怎么样了，他们会像今晚我这么幸福吗？的确，总能在父母面前撒娇的我从心底里感到一种甜蜜。

睡在我旁边的爸爸打起了鼾声，妹妹好像也已睡熟了，不知何时我也进入了梦乡。

“源治，起来！快起来！”

爸爸一边喊着一边摇晃着我，我迷迷糊糊睡眼惺忪地看着爸爸的脸。

“源治，不好啦，妈妈死了！”

开始我没明白爸爸说的什么，好像是在做梦，于是又把眼闭上了，这回爸爸照我脸上打了一巴掌。

“源治，你妈妈死了，把眼睛睁开！”

在爸爸的大喊大叫中，我把目光投向了妈妈“熟睡”的脸。

“爸爸，别胡说了，妈妈不是还笑着呢吗？”

“你把手放到她嘴边摸摸。”

妈妈的脸色苍白，但与昨晚一样看上去脸上总浮现着微笑，我把手凑到妈妈的嘴唇轻轻摸了一下，感到凉的像冰块一样。

我一下子蹦了起来，哆哆嗦嗦地浑身直打颤，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妈妈死了，妈妈死了！”眼泪夺眶而出。声音把妹妹惊醒，大家一起哭了起来。我的耳边仿佛又响起火葬场里那“咣”的可怕声，死神的手终于把我的亲人拽走了。妈妈也会被那样烧掉的，我们这些孩子曾是多么执著地念着咒

语，但最终还是没有阻止住死神把妈妈夺走。我悔恨，眼泪不住地往下淌。

爸爸把妈妈的尸体放平，但妈妈的腰是躬着的，尸体已经僵硬。爸爸一边摩挲着妈妈的手脚，慢慢将妈妈的尸体舒展开，妈妈从咽气到现在可能已好几个钟头了。我曾经听一个开灵车的司机说过，人死后四个小时尸体开始僵硬。如果真是这样，妈妈应该是在黎明前后这段时间咽气的。昨晚，我躺下时间不长就睡着了，在不知不觉中是我把妈妈的体温全部夺走了。

妈妈临终前一定还在看着我，为什么不叫我起来，为什么就这样默默地离开了我们。妈妈，您说不出话来没关系，哪怕打我、踹我起来也好啊……

爸爸摩挲着妈妈的胳膊，让她双手合掌。那失去血色的胳膊上只有一处变了颜色，或许这块儿就是我的头枕过的地方。爸爸一边摩挲着一边看着这块变了色的地方，自言自语地说，太可怜了，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小的时候见爸爸流泪那还是第一次。当我一想到妈妈是多么疼爱我时，伤心的泪水又不住地从脸上滚落下来。

为妈妈送葬的只有爸爸、妹妹和我三个人。那时姐姐有孕在身，爸爸没有让她去。给当兵的哥哥去了信，但他最终没能回来。

遗体被运到了桐谷火葬场，我们向妈妈做了最后的告别。对于生长在火葬场附近的我来说，到这个不吉利的建筑物里来还是第一次。火葬场里显得出奇的空旷，浸透了人脂的大黑烟囱高高地耸立空中。

妈妈的尸体被放在一辆铁制的手推车上，被工作人员推

到了火化炉前。刷过油漆的两扇门前摆放着金色的荷花，使人更增添了一种冰凉的死亡世界的感觉。门上挂着的黄铜牌子上，用墨写着妈妈的名字。

工作人员向妈妈的遗体鞠了一躬，然后打开重重的火化炉门将妈妈的尸体推了进去。刚刚把前一个死者送入天堂的铁门里一下子冒出了令人可怕的热气，我猛地把脸扭了过去。大铁门“咣”的一声关上了，与此同时，火化炉里响起了“地狱的吼声”。我捂着耳朵跑了出去。死神像在夸耀自己的胜利一样，妈妈的尸体被变成了黑烟从烟囱里冒了出来，黑烟顺着风向朝几个月前我们居住的地方飘去。

火化后妈妈的骨灰被装进骨灰坛子，爸爸抱着坛子向原来我们的住家方向走去，我和妹妹一声不吭地紧随其后。从桐谷上坡往南再往左拐是我们曾经住过的地方。这里的房屋已全部被拆除，留下的是一片空地，我们怎么也不敢想象这前面就是我们曾经住过的地方。

“啊，柿子树！”妹妹大叫着向大致原来我家院子的方向跑去。我们扒拉开碎砖烂瓦，发现那些被砍倒的柿树“痛苦”地躺在那里，我和妹妹小心地将柿树干上的泥土扒拉下来，爸爸一声不吭地站在边上望着我俩。但不管怎样，被砍掉的柿树也不会再成活了。短短的时间里，我们身边心爱的东西就这样一个个地消失了。

爸爸又开始了他的脚步，我俩也站了起来，妹妹小声儿说：“柿树，再见了。”我们跟在爸爸的身后，爸爸的背影显得比以前更苍老了，我打内心里祈祷爸爸能够长寿。

我们决定“头七”过后，由我们三人将妈妈的骨灰存放到武藏小山商店街后面的朗惶寺去。那天火化回来的路上，我